

(Love:我只修改了第一天的内容)

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事情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！为以防不测，我决定把我这几天的遭遇都写下来，记录在这本日记里。

Niveau哥失踪了，从我最后一天去公司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！

我现在虽然不能百分之百肯定，但是我怀疑他的失踪很大几率和上周的AI测试有关。

现在事情变得复杂了起来，连我都变得十分不安全，我决定向你们分享我的过去。一来是为了证明我身份的真实性，二来也是为了让你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我从来不与人分享我的过去和人际关系，但此次离别凶险，不知我们是否还会有再次相见的时候。在我的眼里，你们已经不仅仅是同事，更是我的家人了。如果这次我遭遇不测，这本日记将是我留给你们的礼物。

故事还要从我小时候说起，我5岁的时候，父母离婚，随后他们各自改嫁。父亲生了个小女孩。我则被当作一个拖油瓶，根据离婚协议，法院判决我父母每三个月轮流照顾我，这三个月呆在父亲的家，接下来三个月便呆在母亲的家。

不论我在父亲家，还是母亲家，我永远是地位最低的那一个。每次买到好吃的，从来都没有我的份。每当妹妹犯了错，挨打挨骂的永远是我。我记得有一次在父亲家，我正在写作业，妹妹拿水跑过来洒在了我的作业本上。我对她吼了一句，妹妹哭了。爸爸听到哭声，不听我的解释，拿起棍子框框两下，顿时我的眼前突然留下了一股液体，一摸额头，手上全是血，后妈在一旁煽风点火地说，打死他，打死他这个拖油瓶，真该死！在我妈妈家里，我连饭都吃不饱，妈妈每天都去和她的男友去娱乐场所鬼混，每到饭点时，我只能饿着肚子，或者拿着凉水泡方便面吃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永远都是我？为什么我血缘上最亲的人，要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

父母为了在我身上投入最小的成本，把我送到了一个12年连读的小初高学校，在学校，我也同样没什么地位。因为没有父母的帮助，不管是同学，还是老师，没有人瞧得起我。当我站起来回答问题再坐下的时候，凳子上要么多了一本书，或者一个图钉，要么便是凳子被抽走。这时，不说同学，就连老师都会幸灾乐祸地看着我。而且每天，他们会以各种理由打我，比如污蔑我骂xxx了，回话回的慢了，心情不好了。每次我报告老师，老师只会说一句话，为什么人家不欺负别人只欺负你？

为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？难道我就不应该活着？活着难道也是一种罪恶？

虽然那时死亡离我极为遥远，但我每天都在思考什么是生与死。或许“生”是一种意识的觉醒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感知世界、追求意义的过程；而“死”像是一道门，将一切喧嚣与痛苦隔绝开，让存在回归沉寂。有人畏惧死亡，其实是畏惧未知；有人向往死亡，其实是

逃避痛苦。有人生则幸福，有人生而痛苦。若能平静地凝视两者的交界处，或许就能明白，生与死不过是同一条河流的两岸，水流从未停息，只是换了方向。

如果我的学生时期是一段极为狭长的黑暗隧道，那John便是我生命中唯一一道光亮。可能都是缺少父母陪伴的缘故，他是整个学校里唯一把我当作朋友的人。

John是我学生时代的朋友 他话不多，总是带一句口头禅，但每一次发言都像是精准计算的结果，但似乎又像是没有思考。（游戏作者：他到底思考没有？ 日记作者：这个么，我觉得他在发呆。）他喜好研究AI，数学和网络安全。我敢说，John是为数不多的在AI还未流行的时代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的人。那个时候的AI还很原始，远没有现在这么智能和强大。只有很少的一些上市产品，像三阳公司生产研发的AI指纹识别技术，以及三阳公司AI自动驾驶汽车技术。由于这些技术刚刚起步，产品难免会有纰漏，甚至会导致人命关天的事故。John是不幸的，在他7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被一辆失控的自动驾驶汽车撞死了，后来鉴定才知道，是因为当时的AI系统误将John的父母识别成了斑马线，导致了这场悲剧。

发生这种事情后，John变得沉默寡言了许多。本来以为三阳公司会对这件事情负责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公司方面反而将责任推卸给了John的父母，说是他们闯红灯在先，并放出了监控视频，但后来证实监控视频作假，导致大量民众聚集在三阳公司门口。

迫于舆论压力，就算是在霍普市只手遮天200年的三阳公司，也只能按照法律支付了John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杂费，并承诺John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公司工作。这下舆论才渐渐平息。

按常理来说，这起事故，会对一个孩子的成长造成极大的恐惧和阴影，甚至为了逃避痛苦，而不去接触与痛苦回忆相关的东西，比如这起事故的汽车与AI技术。但是，在事故后，John似乎只是话少了一些，他甚至开始研究起了AI技术。至于他为什么研究AI技术，他不说，我自然也不会去问，不过他去研究AI，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吧。这也是我崇拜他的一点，在恐惧面前，John从来没有选择退缩。后面我看了一部日剧叫《半泽直树》，里面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：“在恐惧面前，选择迎难而上，才是真正的勇气。”和John一样，他也是选择了迎难而上，前往害死他父亲的银行去上班。我心想，这半泽，不就是影视版的John嘛！

那时候的生活，每当我想起来时，都会万分感谢John。是他不仅将我密闭又黑暗的学生时代照入了一束光，而且还确定了我的未来的方向。

在他的感染下，我也迷上了AI和数学。（网络安全太复杂了，我学不会）从那时起，我们一起研究AI理论，一起讨论数学难题，一起畅想未来的科技世界。可以说，John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。可以说，没有他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

再后来，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继续深造AI技术。大学期间，怎么说呢，我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。

毕业后，在他的引荐下，我们一起进入了三阳公司工作，进入了同一个AI测试部门。

是的，这才是真正的我，我叫 Quatre，是三阳公司的一名AI研究者兼测试员。

三阳公司是霍普市的科技巨头，虽然总部在另一座城市，但是其霍普市分公司依然能在霍普市只手遮天。身为家族企业，从200年前起，这个由Snavé家族掌控的公司便开始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比如医疗，交通，饮食，都有他的身影。霍普市的人们生下来，总会离不开三样东西：死亡，税收和三阳。

三阳公司之前并不是AI技术的佼佼者，比如之前的AI自动驾驶技术，频频出错，导致了John父母的死亡。这便是老社长时期的产物，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投入，三阳公司既想从市场中分一杯羹，又想节省成本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但自从老社长前几年病逝，新继任的社长Ekim Snavé便宣布大力发展AI技术。众多AI人才的引进，加上大量资金的支持，不到几年时间，三阳公司便几乎掌握了AI技术的全部前沿。

在这个时代，AI已经不只是工具，它是城市的神经系统——从交通、医疗到情感咨询，都离不开它。

我隶属于公司下属的一个AI测试部门。

至于部门叫什么名字——出于隐私考虑我不能说。

(当然，说白了其实是作者懒得想名字，反正也不重要。)

在这个测试部门里，我和John遇到了我们的第三位组员Niveau，也就是开头我说失踪的那位。

和John一样，Niveau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朋友。可以说，比起John，他更能充当起我的人生导师。

他比我大几岁，不仅是团队里年纪最大的，也是唯一一个比我年龄大的人。

他之前是化学系毕业。28岁才接触AI，却是学习速度最快的一个。对于AI测试技术，他简直是天才。

在我们组里，他就是一个老大哥的存在，一个凝聚我们团队的存在。在我们迷茫的时候，给我们讲人生经验和待人处事；在我们情绪低落时，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，鼓励我们继续前行。

他建议我们每次心情不好时，可以去试试做一道解谜题。在他的安利下，我们组里，包括后面加入的Love，每个人都迷上了解谜游戏。

他认为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，他常说：“君子一言，八马难追。”

他体格健壮，做事细致，听说他的爱好是格斗，我最开始还不太相信，但知道那一次，我才真的佩服他。

(系统消息：此消息段落隐藏于2028年7月13日，暂时不可查看)

如果说John是我人生中的一束光，那么Niveau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束光。

就这样，我们三个互相扶持打气。当测试部门成立一段时间后，经过我们三个人不记名投票，我被选为了组长，这一点我很惊讶，我一直以为这个位置是Niveau的，毕竟他才是那个凝聚我们团队的人。

有时候我认为，Niveau才是我们组真正的组长，我们组里的关系之所以很好，完全是他凝聚起来的。我这个组长当之无愧。

到了后来，我们组又多了一个成员，叫Love。

她是组里最年轻的，之前也是一名黑客。她在2023年就攻破过半个网络安全圈的防火墙，然后“自首”，并向这些公司指出了他们网络安全的漏洞并提出改正。在她眼里，黑客不是为了破坏，而是为了让网络更安全。科技的存在，就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好，而不是去祸害人类。

当她发现攻破三阳公司的网站后，她的眼里被AI这个词闪过一丝光芒，最终她毛遂自荐，加入了我们团队，那时她才16岁。

她比任何人都聪明，手速快得像代码直接从脑子里流出来一样。

她不喝水，只喝能量饮料。她说那是“数据燃料”。我曾经告诉她，你喝那么多身体不健康。

可她依然我行我素，我和她说，再喝你都快胖成球了！

和其他少女一样，她梳着双马尾齐刘海，喜欢可爱的东西，有着少女心的一面。每次做错了事情，她都会嘟着嘴巴，像个小孩子一样卖萌。她最喜欢的动漫是《Two pieces》，她常说自己的梦想，就是有一天能成为一名自由自在的海盗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大海。

她聪明到让人嫉妒，也马虎到让人担心。比如她有时会用错主语。再比如她写字经常忘加标点符号，后来还是Niveau建议她，要不用空格来代替标点符号。后面她就改进了很多。

还有曾经在一次测试中，不小心造成了bug，还好在测试开始前我发现了，要不然会对公司造成极大的损失。真的不知道她当年是怎么攻破防火墙的，估计是运气好吧。

就这样，我们这一个部门，或者说四人小组，就诞生了。

Niveau相当于我们的小组的大哥，他不仅在技术上极其出色，更在团队中扮演着支撑和引导的角色。在动力和情感上，他总能给我们带来支持与鼓励。无论遇到多复杂的AI问题，他总能冷静分析、提出最稳妥的方案。我和John都是他的“弟弟”，但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同事，更像家人一般。我们常常在技术讨论中互相补充，而Niveau总能在我们争论时，给出最合理的方向。而Love则是我们的小妹妹。虽然她显得幼稚一些，但是她可爱的样子也让我们这个小组充满了活力。

在工作时，我们写写代码，测测AI，争论一些技术细节，总是在一起解决问题，一起面对挑战。

在工作外，我们会在每周三和周五一起去聚餐，一起去看最爱乐队的演唱会，一起去玩解谜游戏和密室逃脱，我们四个合作无间，几乎每次都能打破店家的最快解谜记录。尤其是上周，我们在一家平均2个小时通关的极难的密室逃脱主题里，创造了45分钟内完成任务的记录，连店家都惊呆了，连忙拉着我们去做宣传。

我一直觉得，我们四个人之所以能如此团结和亲密，不仅是因为性格上的契合，更像是某种命运的安排——也许，还要归功于那个被我们称作“幸运数字”的小巧念头。

那是Love到来不久的一个下午。她忽然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最近很流行‘幸运数字’这个说法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幸运数字，作为我们团队的象征。”我们本来也不是迷信的人，但Love的提议听起来有趣，也无伤大雅，就当是一场小小的团建吧。于是，每个人都选了一个数字，藏在心底，不告诉别人，再让大家去猜。不过，就算没人明说，我也一眼看出John的幸运数字一定是2——他总是希望父母能永远陪伴在身边。而我的幸运数字是4，安稳、踏实，像我们之间的默契。后来，我们干脆把四个人的幸运数字按年龄顺序连在一起，成了我们小组的名字。

奇怪的是，从那之后，我们的运气似乎真的变好了。工作进展得更顺利，合作也越来越默契。也许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暗中牵引，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彼此相信。无论哪一种，我都愿意相信，那是属于我们的幸运。

就这样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力量，但是现在，Niveau失踪了。作为我的家人，我必须找到他。

飞机到达目的地了，我要下飞机了，剩下的等我回到旅馆里再继续写。